

先夫張金廷將軍事略

張姚秀彥

(本文另有圖照刊六十五頁)

齊魯男兒慷慨豪爽

張金廷將軍，山東高密人，高密早期屬齊地，西漢曾為高密國，有密水經過，故以此得名。其地物資豐饒，其人豁達尚智。清季自青島開埠，膠濟路通，高密距青島約九十里，為膠濟路之大縣，交通便利，民智益高。然膠澳地區，初隸於德，後受制於日，故當地之人，愛國意識及同仇敵愾精神，亦愈形蓬勃。

將軍世居高密西鄉吳家莊，父明遙，母李氏，耕讀傳家，四世共居，父祖均樂善好施，以正直名聞一鄉。將軍生於民國前七年，既長，慷慨豪爽，喜打不平，救助困厄，傾囊不吝，豁達大



張金廷將軍任第二軍中將軍長時的照相。

度，勇於任事，不計辛勞，務期成功，寧忍饑疲之苦，以博得眾人讚賞。中學時期，正值民初革命思潮鼓動之時，報國之志，油然而生。將軍之仲兄金壽，樂業大才，詩文器識，超越一時。民國五年，袁氏竊國，受先總統 蔣公之策劃，與

居正在山東共起兵討袁，後曾任濰縣、淄川等縣長。將軍受其薰陶，不顧家人反對，毅然放棄已考取之青島大學，潛赴廣州，十三年九月，進入方創設之黃埔軍校，為三期生。而前此二年，十一年十月，將軍已由黨國元老丁惟汾先生之推薦，加入國民黨。

時嶺南大星雲集，國父與校長 蔣公自為萬世人傑，即師友亦皆為一時之英，民國之命運與契機，端繫於此。

十四年一月，入伍尚未卒業，即參加東征討陳炯明之役，由棉湖一戰始，此後北伐、抗戰、剿匪二十餘年之間，無日不是馳騁於疆場，置之最艱危之處，冒白刃、鋒鏑、彈雨、毒氣，生死毫髮之間，身經百戰，鐵甲為穿，安居食息之日，百不居一。

民國十四年初，將軍尚未畢業，即追隨蔣公東征，棉湖一戰，黃埔教導團以千餘人之力，勝十倍之敵，為黃埔子弟兵建勳之始，將軍常津津樂道，聽者動容。

同年六月，回師征滇桂軍，收復廣九路及廣

州市區。九月二次東征，擊潰陳部餘孽，收復粵東大城惠州等地。

十五年：七月北伐，為中尉排長，隸屬第一軍第二師四團九連，猛攻吳佩孚軍於湘鄂之間的汀泗橋、賀勝橋，汀泗橋在粵漢路上，三面水，一面山，戰況慘烈。繼攻武昌，將軍身先士卒，攀登武昌城，墜下，因死者枕藉，得不受傷。

十六年：升任連長，仍隸第一軍，東攻孫傳芳部，轉戰贛浙之間，據南潯鐵路，戰於南昌、武城一帶。後又進攻浙江游埠、桐廬，激戰克之。轉入江蘇，參加上海、昆山之役。

同年，任團附，六月北上攻徐州，八月，因孫傳芳部急攻南京，故回師戰孫部於南京城外之龍潭，歷七晝夜浴血苦戰，孫部敗逃。十二月，再北上攻克徐州。

十七年：任營長，繼由徐州節節北攻，進入山東境，在韓莊、泰安諸地激戰，獲勝後，五月二日攻入山東省會濟南，時魯督張宗昌與日人勾結，日人駐軍濟南，阻撓我軍，槍殺我特派員蔡公時及士兵民衆多人，是謂五三慘案。

十八年：由第二師編入第九師，師長為蔣鼎文，討閻、馮軍，戰於確山，駐馬店一帶，天寒地凍，雪深數尺。

二十至二十一年：轉入八十八師為中校參謀，時師長為俞濟時，副師長為李延年，參與一二

八淞滬抗日之役。

二十二年：入第九師為中校營長，旋升為上校團長，隨師長李延年入江西紅區剿匪，於大雄關一役，獲得勝利，進而佔據長汀，此處長期戰亂，鹽糧缺乏，極目皆老人孺子，共匪乃由江西遠竄陝北。

二十三年：十九路軍陳銘樞、蔡廷楷等據閩，叛中央自立，乃奉命由贛轉閩，越武夷山、循閩江上游進入福建，水口一戰，叛軍繳械，旋進入福州。李延年任第三綏靖區司令官，駐泉州。閩省除十九路軍外，因山川險阻，盜匪如毛，兩年之間，繼續掃剿盜匪。

二十五年：因粵有警，故調往廣東，又轉駐衡陽。

淞滬苦戰長沙血鬥

二十六年：七七抗戰開始，八月，日軍猛攻上海，自八月十三日始，到十一月初撤退，苦戰三月。淞滬為長江口沖積地帶，沙灘鬆軟，無險可守，戰壕不能太深，深則積水，而日艦集長江口外，以海軍巨砲與優勢空軍助戰，我軍極為艱苦。將軍時仍隸第九師李延年部為四十九團團長

與敵激戰於蘊藻濱、吳王宅一帶，寸土必爭，作殊死戰，日軍猛攻，進入戰壕，白刃相加，步槍已無用，用刺刀、手榴彈相抗，上等兵原同義會用十字鎗將敵人擊斃，可見戰況之慘烈，雙方成拉鋸戰，陣地失而復得者四次，終能堅守不退。前後左右，落彈無數，每日和沙而食，枕屍而臥。

二十七年：上海撤退，因功升二十五旅旅長，駐蕪湖，又與來攻之敵激戰，後集結漢口補充

，整編方就序，魯南吃緊，即北調參加臺兒莊會戰，與敵激戰於碾莊一帶，血戰五日，獲得大捷。

九月，調往湖北，參加田家鎮要塞戰，時日軍溯江西上，十六日陷武穴，即用海軍巨砲及空軍轟炸配合，掩護進攻，轟炸之烈，前所未見，陣地全毀，血戰十四天，雖傷亡累累，但士氣激昂，達成守土之責。稍後，又參加新街及羊樓司之戰，將軍因功升副師長，師長為鄭作民，編入第二軍，轉至湖南衡陽整補。

二十八年冬，日軍由欽州灣登陸，攻下廣西南寧，北犯崑崙關，有進入貴州威脅重慶企圖，第九師遂南調迎敵，但不幸鄭師長在柳州被敵機炸死，第九師全師憤慨，改為無名師以資追悼，繼任者為張瓊。

二十九年：桂南之危解除，第九師北調湖北巴東，將軍因功升任師長，在當陽、宜昌一帶與敵相抗。

第九師原為黃埔教導第二團，故該師將士莫不珍惜此一榮譽傳統，精誠團結，戰志高昂，團旗與師旗並用，直至最後。

三十年：長沙會戰開始，第二軍奉命突擊宜昌，以作策應，上有敵機轟炸，下有強烈砲火，而將士用命，攻入宜昌城內敵軍司令部處，敵軍見無法阻止，竟不顧國際公法，施放糜爛性毒氣，九師第二十七團受傷最重，當時事出突然，無防毒設備，故只好退出，功敗垂成。調往巴東，再調重慶，任守備工作。

這年底，十二月八日，日本襲珍珠港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中美聯合作戰，第二軍為國軍精銳

，遂首先獲得全副美式裝備。三十一年秋：第二軍由川西瀘州調駐貴州盤縣。

三十二年春：由貴州調駐滇西重鎮鎮康，鎮康在瀾滄江之西，怒江之東。時日寇因戰場太廣，曠日無功，實已再衰三竭。我軍雖越戰越勇，但沿海港埠均被日寇佔領，無國際通道，外援軍火無法進入，故急需打通滇緬路。美駐印軍事機構，乃邀請我軍高級將領前往印度蘭姆加戰術研究班，研討聯合作戰計劃，將軍為首批被邀之高級將領之一。

在此守備期間，先勝敵於孟定七道河，又支援友軍，勝敵於三關坡。

滇緬行軍直渡怒江

三十三年：奉令搶渡怒江進攻，時日軍在中印軍夾攻下，補給線又被切斷，已陷絕境，但堅持「武士道」精神，作困獸之鬥，依據山洞為戰壕，拼死不退，戰況之烈，不亞於淞滬，師司令部內外落砲彈甚多，負責護衛師部之特務連竟死傷過半，可見戰況之烈。

第九師自渡江後，接連攻下青樹坡、平戛、龍陵、象達、及日軍主力所在之芒市，擊潰日軍第五十六師團，乘勝直下遮放、畹町，肅清滇西頑敵，厥功第一，獲黑虎榮譽旗一面。

三十四年：一月廿七日，與來自臘戍之駐印新一軍，會師於芒友，滇緬路暢通，國際軍械軍資可源源供應，扭轉戰局。

自三十二年移駐鎮康，三十三年五月渡怒江，至三十四年一月肅清強敵，共一年八閱月之久

戰況至為艱苦壯烈。論地形：此一地帶乃地理學上所稱之幼年期的橫斷山脈，壁立千仞，巨石嶙峋，誠所謂飛鳥不至、猿猴難攀，斷崖直落千尋，下為幽深峽谷，江水澎湃洶湧，險惡絕倫，怒江之名，信非虛語，論氣候：此處為熱帶多雨區，半年雨，半年晴，自五月至十月，如注大雨，不休不歇，一旦雨停，則蛇虺毒液隨炎陽而上蒸，嗅之者多頭痛嘔吐，所謂蠻烟瘴雨之地。極目原始叢林，蛇虺蚊蠅毒蟲密佈，瘴、痢等疫疾傳佈迅速，必須妥為防範。

唐天寶時期，兩次往征，均幾乎全軍覆沒，香山詩中所說的：「聞道雲南有瀘水，椒花落時瘴煙起，大軍徒涉水如湯，未過十人二三死」。瀘水即怒江，可見自古即以險惡出名。

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，常人不願一日居，而我將士還要與強敵作殊死戰，而贏得勝利，可說是從諸葛武侯以來一千七百年間的軍事奇跡，而其扭轉戰局，奠定勝利基礎，進而洗雪百年之恥，其功烈關係國運之升沉，又非武侯之拓疆平蠻所能比。將士們自當圖影麟閣，俎豆百世，洵無愧也。

戰後將軍升為第二軍副軍長，年底，軍調怒江東岸保山，又調大理。時日軍已投降，大理為唐南詔國地，宋代稱大理國，清杜文秀又據此自立，頗具規模，氣候溫和、風光秀麗，所謂大理四景：「蒼山雪、洱海月，上關花、下關風」，佛教勝地雞足山即在附近，街市清潔，家家有花木松竹，松風時來窺窗，孔雀、鸚鵡等珍禽所在多有，戰士們在此西南一隅暫歇征塵，歡渡農曆

年節，而東方剿匪之戰，則又已烽火漫天矣。

北援蘇魯西馳川鄂

三十五年：年底，移駐昆明，東方戰局吃緊，奉命緊急北援。

三十六年：由湘黔公路至武漢，乘平漢車北上，轉隴海東進，轉戰於豫北、蘇北，進入魯南沂蒙山區地帶，在南麻解整編十一師之圍，又馳援臨朐，解整編第八師之圍。途中以二路行軍通過高粱地時，忽聞後面傳來槍砲聲，繼而四面槍砲聲大作，震耳欲聾，顯係已落入匪軍口袋戰術陣中，而將軍臨危不亂，沉着勇敢，馳馬向前，令部隊右路向右，左路向左，展開反包圍攻擊，激戰四小時，獲得大捷，俘匪五百餘，步槍五百餘支，輕重機槍二百餘挺，山砲四門，膠輪大車二百餘輪。

魯南獲勝，又轉往魯東援整編六十四師。

三十七年：軍長任內時（縮小編制，改軍為整編師），移駐南陽，為十三綏靖區主力，一度兼任副司令官，張軫兵團在南召陷入重圍，將軍以一師之力，往救獲勝，又防守鄧縣、鎮平，予進攻之匪軍以重創，確保華中心贛地帶之安全。

這年底，因連月苦戰，不眠不休，加以大局不利，心懷憂勞，乃致吐血，因南陽醫區設備不足，請假赴漢口治療，而綏靖區王司令官，素憚將軍剛直，又能得衆，乃以病為由，報呈調國防部。

此後數月，第二軍動向不定，最後退鄂入川，此一榮譽無雙之百戰雄師，竟被共匪消滅於巴山蜀水間，將軍思及此事，未嘗不扼腕而嘆，以

為如果他仍在軍，定會撤向東南而運來臺灣。

將軍因病內調，就其個人說，得安享二十餘年自由優游歲月，實乃幸事，就大局說，軍失良將而動向失誤，終至覆滅，是為不幸。

生活困苦言不及私

三十八年：將軍居於武昌，病體稍癒，而李宗仁當國，主持「和談」，平津相繼拱手送敵。四月二十日為和談終限，十七日，余全家搭乘粵漢車南赴廣州。

不久，共匪渡江，江南已處處戰火，乃經港來臺，於新竹租屋暫居。將軍雖屢蒙先總統蔣公及軍政長官召見，垂詢嘉勉，但將軍僅陳國是，言不及私。

蓋匈奴未滅，不暇言家，求田問舍，平生所恥，故未能立即復職。而此期間生活之困苦，實非外人所能想像，三子就讀小學，余任教所得，僅足支付半月，東挖西補，左支右絀，日常生活方面，鹹菜腐乳，視為美食。家中只有一傘，一遇天雨，上學上班，究歸誰用？兒輩一再推讓，持傘者面露不忍之色，無傘者衝入密織的雨陣中，而將軍猶自寬慰說：

「我當年曾冒彈雨，年輕人淋雨，未嘗不是磨練」，余修養不足，即欲與爭論，及見將軍臉色黯然，喃喃低語說：「無負於國，有負於家」，此情此景，余又何忍逞口舌之利。

此中苦況，鮮為外人所知，摯友趙家驥君，時任金防部副司令官，知將軍志在報國，乃推薦受聘為金防部顧問，月支車馬費八百元，將軍不

以報酬爲少，而以能赴前線爲快，但不久八二三砲戰，趙君殉國，事遂不果。

此期間老長官黃達雲公（黃杰將軍字達雲），學長劉壽如（劉安祺將軍字壽如）將軍均多所關愛，常歲時餽助，雲天高誼，永難忘懷。另有劉耀西委員，臧伯風委員，方先覺學長均常往還，多所砥礪。

及黃達公任省主席，以將軍盛壯之年，不可投之閒散，乃派任爲臺航常董，全家遷來臺北。公司事務皆有專司，將軍自可以安閒處之，但因負責成性，前後將及十六年，每日必乘公車前往，依時上班，與各級職員同，在公司和輯同輩，

策進業務，孜孜不休。

五十八年：長子同生當選爲市議員，次子三子也相繼畢業，生活漸寬裕，以往雖在困境，將軍從未戚戚，至是更爲奮發。而自蔣經國先生接長國防部後，對年高將領更加尊禮，一年三次，派高級將領攜帶禮金，踵門慰問，王上將化行，即曾蒞舍多次。而國防部編寫戰史，爲求詳審信實，也移樽就教，指派高級軍官，踵門諮訪當年親身參與之人，而將軍又發豪語曰：「戰役如有疑問，可來問我，我無役不預」。又說：「別人是從地圖上、書本上來認識中國，而萬里河山，是我們扛着槍一步一步走過來的，每寸土地，都



抗戰勝利後張廷金將軍隨侍先總統蔣介石留影。

有我們的足跡和血汗」。

行誼風範故人樂道

將軍性行純篤，非能用一語概括，約略言之，可分爲四，一曰忠勇，二曰剛直，三曰仁厚，四曰淡泊。

一曰忠勇：將軍自弱冠入黃埔，直至大陸撤退來臺，二十餘年之間，躬戰陣、冒鋒鏑、蹈白刃、沐彈雨，犯百難，履至危，從不以爲苦。對國父與領袖之風範，終生仰慕，遺教實訓，身體力行。平居和易，似無威儀，一旦置身戰場，則有凜然不可犯之氣概，而且精神奮發，謀略不窮，數日夜不眠不休，不進滴水，而無委頓之態，與平時判如兩人。自印度乘機回滇，飛越喜馬拉雅山，因氣流不穩定，飛機直線下落，同機者皆面無人色，而將軍鎮定若恆。在河南駐守時，一晚忽有盜匪多人侵入，而將軍沉着應付，盜匪竄去。將軍作戰，余常在後方，但見捷報之來，誰識戰場之苦？只在南陽時，匪軍宵攻，徹夜槍砲聲密集，震耳欲聾，親見將軍之沉着勇敢，事後尋思，無以解釋，只可說將材原爲戰陣而生，將軍之槍猶如詩人之筆，一接觸到，自有靈感湧出。

二曰剛直：抗戰結束，以雄師鎮滇西，守護國際通道滇緬路，不肖豪紳，自滇西私運鴉片，號稱雲土，進入內地，獲利無算。及將軍守護期間，弊絕風清，豪強斂手。

三曰同生同德：在成功嶺受訓，班主任爲將軍舊部戰友，二人不會私謁，直到結業時，才往見班主任，道及將軍問候之意，班主任既嘉其直，又怪其見外，說萬一有差池，如何向老長官交代？

大學畢業後，服預官役，同生在澎湖海軍陸戰隊，同德在東引反共救國軍，俱為艱苦地區，軍中友好如雲，從未向人關說。友人之子，分至臺南，猶覺其遠，面請將軍函託友好，調回臺北，及聞將軍之子乃在東引，無語而退。

平素對所敬之黃埔師長、黨國耆勳，謀國之忠，戰陣之勇，讚頌不絕於口，十數百次，聽者已倦，而將軍樂道不厭。而對夤緣時會，平地而陶朱公、而顯宦者，則輒以「小商人」目之，服膺人才，鄙薄不肖，其固執古道不合時宜如此，對人不具機心，直言快語，雖入耳不美，要無礙為寰世頹風媚世阿勢者之藥石也。

三曰仁厚：將軍處至困之境，未嘗戚戚於色，但每一思及轉戰四方，未能奉養雙親，輒愀然不樂。年前得聞父親於大陸已去世，竟痛哭失聲，深自咎責曰：「生不能養，死不能葬」。對朋友方面，厚施而不望報，將軍自離開黃埔，一直擔任軍中主管，收入不薄，朋友有困難，慨然相助，受惠者不知凡幾。將軍來臺之初，生活清苦，而部分曾受濟助者，月入頗豐，對將軍並未作何表示，友輩或代為不平，將軍處之坦然，以為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，施受之間，應一本情感與道義，不可雜有利害得失之心，而且當初濟助別人，也是適逢自己有此能力，只是機會巧合，談不到是大恩大德，所以自己早已遺忘，更無意要人歸還。將軍一生，只求「我不負人」，至人之是否負我，則不計也。

第九師本有精誠合作之風氣，將軍更視部屬如子弟，婚姻疾病，所費一切承擔，使他們生活上不虞匱乏，精神上有一體的感覺。軍駐雲南四

年，因此眷屬中有不少雲南人，後期剿匪之戰，團長以下，屢有犧牲，而眷屬中願返回雲南者，代買飛機票送回。所以當將軍因病飛漢口醫療時，每日收到部屬之信，不下數十百封，皆親切懇摯如家人。

這種精神，由軍中帶到臺航，十六年中，與所有員工都親切和洽，工友老彭，因病住院，將軍親攜水果，多次前往看視。也帶到生活的各方面，親友鄰舍、青年學子、村老販夫，凡有礙難，無不全力相助，功成不居，拒絕酬謝。

四曰淡泊：以將軍百戰殊勳，朱輪華屋，份所應得，而三十年來，住則租屋而居，行則公車代步，衣服即有破損，不忍即棄，必補綴而後用，食則饑頭鹹菜，終年不厭，教育子女，吃飯不許剩下顆粒，吃西瓜一定要看到青皮，穿著只重整潔，不許奇裝異服。

常人由絢麗而歸於平淡，難免怨尤，湘軍老將曾有：「世平方知軍功賤，官冗須靠資格磨」，辛棄疾也說：「且將萬字平戎策，換取東郊種樹書」，而將軍則從無介於心者，這種淡泊曠達的心胸，不是得自於學習或授受，而是得之於天，所謂「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」，才有這種氣度。

將星殞落身後哀榮

六十七年十二月四日，將軍因患感冒入院，經檢查又有糖尿及前列腺肥大症，而將軍言語談笑，精神健旺，一如常人，醫師亦認為不足憂，十六日美匪建交，血壓上升，廿八日凌晨，突然因心臟栓塞而去世，事後尋思其因，蓋將軍身經

百戰，堅忍成性，實際上病已危殆，只是強以意志支持，故使人忽略。余年來忙於工作，對將軍甚乏照料，愧未盡職，而將軍從無愠意，反而對余之能克盡教職，感覺欣慰，常向親友津津樂道。余亦以為將軍素健，歲月方長，不意驟棄人寰，遺我終古之疚，悲夫！

綜將軍一生，致力戰陣，前後廿四年，東西數萬里，自見習官至中將，戰功無數，勳獎亦多，略舉其要，有雲騰勳章、忠勳勳章、勝利勳章、干城勳章、寶鼎勳章、抗戰勝利紀念章等，及黑虎榮譽旗一面。

逝世後，國家追錄前功，嘉其勳勞，又頒旌精狀及褒揚令各一。並獲黨國旗覆棺之榮典。而啓靈告窆之日，蒙 總統賜輓額，機關團體、軍政首長、各界名流及親友吊祭者數千人，靈堂為之壅塞，無置足處。生者無任榮感，逝者亦應含笑於天，尤其榮蒙黃達雲上將主持治喪事宜，黃毓峻中將不辭辛勞，任總幹事，情誼尤深。

歲序流轉，將軍辭世，倏已週年，人天永隔，音容漸杳，自宜將其一生犧牲奉獻之真實事跡，整理編定，公諸於世，不唯可告慰將軍在天之靈，尤可昭示來茲，「立功」為人生不朽之盛業，以勉諸後輩青年。再者更可略記革命建國之艱苦歷程，使今之安享富庶康樂自由成果之同胞，知目前境况，得之匪易，乃億萬人之血汗所換得也，珍惜之不暇，何能更予破壞乎？

但一年來，俗務囂集，方寸未寧，戰友星散，資料搜求不易，匆促寫成，遺漏之處仍多，補正完善，俟諸來日。